

Numéro, *Gabriel Lester: False Impression*, Text/ YU Xiaoqin, P32-35, Nov. 2012

Numéro

探访工作室



Gabriel Lester 假象 撰文 于晓芹 Yu Xiao Qin, 摄影 郑阳 Zheng Yang

从街头涂鸦文化到音乐创作，从实验短片到文学作品——荷兰艺术家 Gabriel Lester 借用文艺与艺术范围内的各种体裁、方法，玩转艺术双年展项目、美术馆展厅以及户外公共空间。11 月下旬将于民生现代美术馆举办的个展“Roxy”，将呈现这位艺术家为人们一手营造的电影、城市以及情感经验的种种假象。

我问 Gabriel Lester，为何要为他个展命名为“Roxy”？也许你不知道，上海的老人们或知道曾有个大华 Roxy 影院，开幕首映米高梅公司的《金玉满堂》，解放后改为新华电影院，位于南京西路 742 号，后遭拆除。

Lester 回答说，影院大亨 Samuel “Roxy” Rothafel 早在 1920 年便成立了第一家连锁影院，由此诞生了全球超过 400 家名叫做“Roxy”的影院。一定意义上，Roxy 也成为了剧院和影院的同义词。“之所以选择这一标题，也是因为它包涵了既是字母又是标志的 O 和 X。作为标志，它们是通用的，既可以代表 O (O) 和 10 (X)，又可以象征开启 (on) 和关闭 (off)。你看，Roxy 这个词好看又好听，又有含义在其中。”

顺理成章地，展览一定与电影相关。当提及作品《How to Act》时，Gabriel Lester 极肯定地表示：“这，就是一部电影。”

作品《How to Act》是一部哑剧式的装置作品，由不同颜色的灯光和一系列声音、音乐和旋律编排而成。作品假设了放映电影或播放电视节目所产生的光，配合配乐与预设的噪音，使观众仿佛置身于影院中，从而形成一种剧场体验的暗示。图像的抽离成为了作品的显著特征之一，意味着叙事与情节的不在场。Gabriel Lester 所形容的“戏剧性的灯光编辑”，将灯光作为一个独立元素，拥有其自己的节奏和结构形态。看起来，好像是发光的团和电视机在黑暗中随机闪光，光线，犹如被赋予了生命，以各种奇妙的姿态舞蹈——或者说，是表演。观众们企图辨认墙上的图案而不得，整部影片只是光线及其色彩。

一般意义上的电影，观众的愉悦体验主要源于视觉，而这部作品中，艺术家间离了观众与视觉愉悦之间紧密关系，将光线与声音（并非有情节的对话或旁白）作为主角，从微观的角度深入展开，跳过叙事，将观众直接带入影院氛围，无论你坐在第一排，还是最后一排。

这种微观突出，同样表现在另一部参展作品《Melancholia in Arcadia》，一个浪漫而残酷的装置。2011 年，伊斯坦布尔 SALT 艺术中心为已过世的土耳其艺术家 Hüseyin Bahri Alptekin 举办回顾展，邀 Gabriel Lester 为该展览创作一件作品。Lester 在观看了大师的重要作品后被其在美国奥德赛市拍摄

的一系列照片深深吸引——记录了风把窗帘吹起的瞬间。于是，Lester 据此完成了创作：他将照片中，风掀起蕾丝窗帘的瞬间凝固——将其瞬间凝固在时间与空间中。各种影片中，无论是文艺类或是商业大片，上述的（类似）场面时常被使用，Lester 则将这一静帧定格，观众们就此展开浪漫或者恐怖的联想，共同完成作品的剧情。他说：“（观众的体验与参与）是重要的，迄今为止我的作品都以时间作为基础。我们在作品上花时间，就像音乐和文学一样。在作品上花时间，意味着双方相互作用，这也是观众的重要之所在，因为我的作品需要参与。互动并不是像按按钮或者参与表演，而是观众被结构——被故事脉络引入，如果你喜欢的话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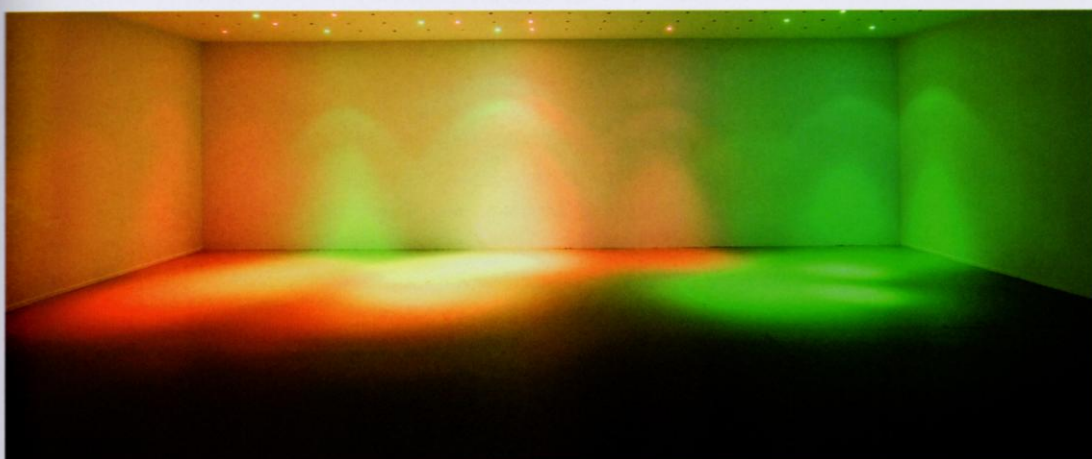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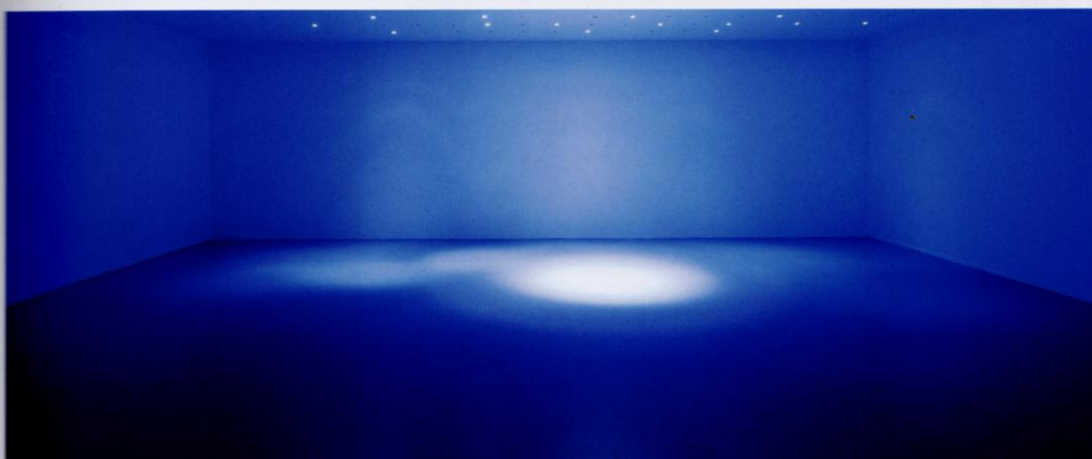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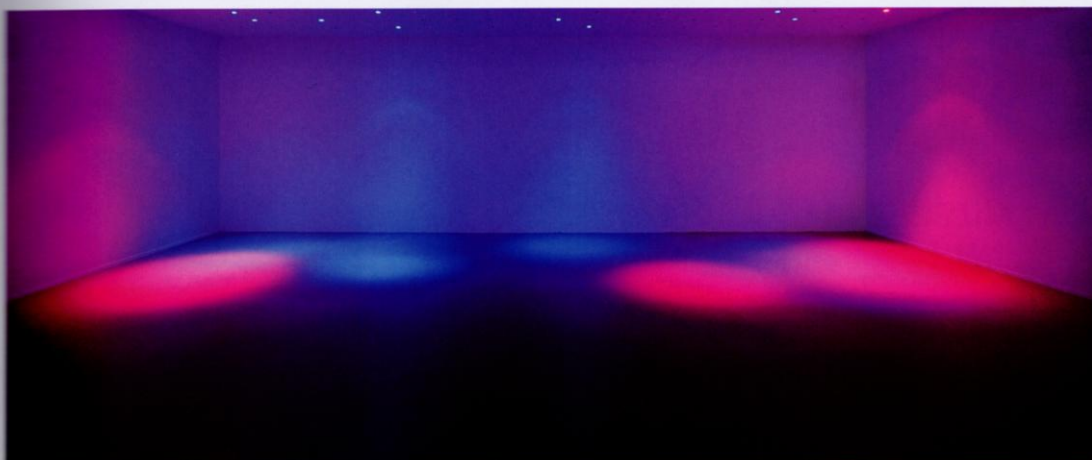
2009 年，Gabriel Lester 将二手玩具、小配件和人物模型放在传送带上，令其循环移动，并将它们投影到展览空间的白色墙面。2010 年与 2011 年，在原有作品基础上，他还加入了手工建筑模型，创造城市途径，讲述城市的发展……此次即将展出的是第四个版本，其中所用的建筑模型在上海制作，而其他模型则在阿姆斯特丹收集和组装。这一版本中，艺术家放弃了在金属外框上固定 LED 的方式，而是利用开放的 LED 灯，照亮所有的方向，以创造运动影像的拼贴效果。微观模型，是 Lester 极擅长的表达方式。他的上海工作室——位于淮海路的一个防空洞，堆积了各种未完成或者已做好的建筑或图景模型，这些小而精致的模型推挤在一起，就如同地面上的拥挤的上海。

爱森斯坦曾强调，蒙太奇和序列性是电影最根本的基础，他说，相比绘画，富有空间性的建筑艺术才更接近电影艺术的源头，并把雅典卫城比喻成“最古老的影片之一”。Gabriel Lester 则在自己的电影作品中充分将建筑的某一点加以释放，这也是他惯用的艺术手法——以微见著。如此，便要求艺术家对空间与时间的处理技巧，包括模型中的微小空间，或是美术馆的一个展厅、一个项目的现场……

Gabriel Lester 曾在布鲁塞尔的圣卢卡斯大学学院学习关于实验电影的课程，原本 4 年的课程他只完成了第一年便回到了阿姆斯特丹，以导演、副导演和录像短片编辑身份为一家电影公司工作。此后，他尝试过不少短片的实验电影，他的作品大多受到童年时看过的电影的影响，特别是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国战后电影。同时，影响更大的是样板文化，这些从 1980 年代起就变得很常见。“我非常执迷于把样本音乐改编成我自己的新音乐，这绝对是我受到的最大的影响。从我的创作方式和我作品形貌中最能看出这一点——这是对世界重新解读和放大的一种潮流。”

于是，Gabriel Lester 以他自己对世界的解读，为观众创造了电影的假象、城市假象以及情感经验的假象——当风吹起窗帘，它如何激发你内心的情感，对恋人的想念，抑或岁月逝去？上个世纪 70 年代出生的 Lester，成熟而生机勃勃，就像电影，我们无法预测下一个冒险，如他自己所言“我用观念去构建一些东西，不需很多。我不给作品下定义，归根结底它们是一种我们可理解的东西，不仅仅是想法……”

LEO XU PROJECTS



《How to Act》, 2011, 鹿特丹博曼斯美术馆。